再上二郎山

◎ 周华

自幼在山区长大，我对山是不陌生的。

在未到高原之前，家乡的山坡上写满了我和伙伴们的脚印，那些浅浅的山丘，便是山留给我的最初概念。但自从首过二郎山之后，山的概念便在我的记忆中发生了颠覆。

二郎山是川藏线上的第一座大山，十多岁就开始在川藏线上行走，所以对二郎山的记忆犹为深刻，尤其是在二郎山隧道未通车前，每次从二郎山经过时，都会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唱二郎山》，也会经历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高万丈的二郎山，悬崖峭壁、峰回路转、沟壑纵横、冰雪连天，用惊险、奇绝来形容当时的二郎山公路，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三十多年前，川藏线上的汽车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多。空旷的公路上，客车和解放牌汽车是主角，偶尔能看到一辆吉普车驶过，那都是饱了眼福。车过飞仙关，公路两侧的山就开始长高了，山与江相伴，云与山相依，逶迤的大山开始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过了禁门关之后，视线中已经找不到平地，在两山的夹击下，公路慢慢变成了一条带子。汽车一头扎进大山后，巨大的引擎声在山间回荡，尤如一头苍老的狮子，发出有气无力的残喘。公路很窄，连会车都有些困难，高声鸣响的喇叭拼命地撕裂着山间的宁静，像是在壮胆又像在提醒着来车。

新沟是二郎山下的一个小镇，这是一处有着数十户人家的地方，几十亩坡地是进入二郎山区后见到的最大坝子。穿头屋架、木板墙、小青瓦，是当地民居建筑的主要特征，这种建筑方式与川西坝子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新沟车站外，所有民居建筑几乎见不一丁点儿水泥砖头。在大山的守护下，新沟的一切似乎都还在原始状态。路过的客车几乎都要在这里歇脚，车站便成了当时最热闹的地方。车站里没有更多的设施，除了一处飘着炒菜香味的餐厅外，就是一处仅凭嗅觉就能找到的厕所。那时还没有令人垂涎的罐罐鸡，更没有让人过目不忘的烤玉米棒子，只有南来北往的旅人，把匆匆脚步留在了大山之中。

因为车不多，那时的二郎山段公路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新沟所承担的功能，就是人们歇脚和汽车加水、挂链条。对于内地人而言，歇脚、加水是可以理解的事，但对汽车挂链条，却心存神秘。

二郎山的海拔其实不是川藏线上最高的，但气候却是最复杂的。山的东面有奔腾不息的青衣江，西面则是英雄的大渡河。作为一道分水岭，二郎山上终年云遮雾绕、积雪不化。尤其是号称马路杀手的“桐油凌”，更是让人谈之色变。虽然时值深秋，但二郎山区已经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公路早已被大雪覆盖，经过几道S形的弯道后，深深的车辙消失在悬崖的尽头。正因为这样，过往二郎山的车辆都要挂上防滑链，一则为了防滑，二则图个平安。后来，不少人瞅准了这一时机，把给汽车挂链条发展成了一个产业。尤其是实行冬季交通管制后，数百辆车同时挂链条的场面更是蔚为壮观。

一年四季，光阴更迭，在二郎山段公路上，永远不变的是汽车防滑链发出的清脆声音，最常见的是云蒸雾绕的风景，最揪心的是那些跌入万丈深渊的汽车，让人忘不了的是那些排着长队等待过山的车队。不过，这一切都在二郎山隧道通车后，成了历史的记忆。

隧道通了，公路避开了雪线，行车是安全了许多，但一些在二郎山顶才能看到的风景，却从此留在了回忆中。自从有了隧道，二郎山不再是川藏线上的拦路虎，但在山顶观云海、看日出、拜贡嘎便成了一种奢望。特别是随着雅康高速通车，十多公里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又把当年的二郎山隧道抛在了身后。于是，心底便滋生出一种念想，总希望有一天能再上二郎山，去领略那种遥望贡嘎、一览众山小的霸气，再次去感受二郎山的壮美雄奇。

去年初冬，温暖的阳光普照康巴大地，大渡河畔的红色名城泸定，鲜花和苹果都还在枝头。季节好像真有点乱了，浓浓的暖意让人傻傻的分不清是进入了冬天还是即将迎来春天。穿城而过的川藏线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昭示着这条国道已经变得更加繁忙。汽车盘旋而上，美丽的村庄在视野中慢慢变小。放眼望去，群山连绵，谷底的大渡河逐渐变成了一条碧绿的丝线。

告别了新川藏线后，汽车便开始在老川藏线上跳起舞来。可能是改道后没人养护的原因，通往二郎山垭口的老川藏线已经被岁月磨掉了轮廓。公路越来越瘦，裸露的碎石让曾经繁忙的公路变得更加憔悴。大坑小凼的公路上汽车很少，除去偶尔有承担森林防火的皮卡车经过外，就是一些满身是泥、已经看不清本来面目的硬派越野车在路上跳跃。与废弃的公路一样，路边仅有的几栋建筑已经很破败了，那种破败让人读到的更多是沧桑。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越往山上行走，植被却越来越好，车辙之外，金黄的松针如地毯般松软；林间的灌丛里，不知名的野果红得有些诱人，乖巧的松鼠拖着大尾巴在灌丛嬉戏。远山如画，近景清幽，路边随处可见的美景，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驻足拍摄。

阳光穿过厚厚的松林，把公路染成了金色。岁月已经将道班房和交通管制站湮没，当年人头攒动的地方，静得能听见心跳，曾经耀眼的粉墙，已经斑驳不堪，极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只有墙上提示人们注意通行安全的标语，还能让人在记忆的长河中找寻到一点当年的影子。微风袭来，松涛阵阵，放眼远处，千年贡嘎雄踞，蜀山之王凌人。一处还泛着青色的草坪上，不少游人用手中的相机，定格着巍巍贡嘎的雄姿。群山之中，一条条蚯蚓般的公路若隐若现，一直从沟底上升至山巅。火柴盒般的民居，与青山绿水相伴，一排排高大的铁塔，牵引着一条条银线，将伟岸的身姿散落在大山之间。

在临近二郎山垭口的一块空地上，几顶帐篷飘着袅袅炊烟，几十辆悬挂各地牌照的越野车一字儿排开，与当年等待过山的汽车相比，这种情景更显得休闲、写意。空气中已经明显多了几许寒冷，洁白的雪像棉被一样轻轻地把二郎山包裹起来，那些玩雪的旅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寒冷，在难得一见的雪地上肆意宣泄着。

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三十多年的光阴，并没有完全淹没当年的记忆。巍峨贡嘎依旧，遗憾的是公路废了。山下风景依旧，庆幸的是滚滚车流不再经受风雪之困。驻足二郎山垭口，湛蓝的天空从东坡一直延续到西坡。极目远眺，远处的雪山和峡谷中的大渡河构成了一道绝美的风景。没有了防滑链的声音，没有了车来车往的盛景，垭口显得格外清静，只有风和铁塔上冰雪消融的滴嗒声交汇在一起。站在垭口的雪地上，夕阳将身影拉得老长。影子的尽头，一条单调的车辙划过雪地，消失在视线中。

太阳将远处的山顶染成了金色，一股浓雾从二郎山东面的山谷中开始升腾，汇聚成一片翻滚的云海，慢慢将挂在东坡悬崖上的公路淹没。远处的山坳处，几块大石将公路拦腰截断，一辆越野车正在调头，那道单调的车辙正是这辆车留下的。

夜色降临，二郎山顶越来越宁静，西坡的山腰上，偶尔有汽车的灯光划过。雪亮的灯光，照亮的是一条条归途。而此时的二郎山中，一条更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在被遗弃的二郎山老川藏线两侧，一处森林公园即将破茧而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更加秀美宁静的二郎山，将真正成为游人的世界。

一年四季，光阴更迭，在二郎山段公路上，永远不变的是汽车防滑链发出的清脆声音，最常见的是云蒸雾绕的风景，最揪心的是那些跌入万丈深渊的汽车，让人忘不了的是那些排着长队等待过山的车队。不过，这一切都在二郎山隧道通车后，成了历史的记忆。

康定之春

◎ 潘存友

冰雪消融，寒风溯吹，春光渐溶，树草发出幼芽。几个晴日，人们大衣、棉袄渐脱，纷纷向跑马山进击。

巍巍跑马山，绿叶树木开始经过一个寒冬的洗礼，现在渐渐复苏。树的尖儿挺立抽绿，地下虫儿开始觅食乱跳，向阳处的花草正挣扎着钻出地面迎接春之阳光，感受春的温暖。

城中人儿，纷纷脱掉穿了一个冬天的厚厚棉衣裤，只穿件漂亮的外套，最多再穿一件毛衣，她们迎着春风，纷纷走向郊外，走向农村，或者登上跑马山观光散步，或者相互嬉戏野游，在春中追逐，在春风中撒野，在春风中渡过一个又一个好时光。

康定的春，是透明的。要晴好天气，她可以几天放晴；但要下雨，就在晚上下一个通夜的透，或者下一个通夜的冰雹、雷闪和大雪。她不像内地那种有雾、有云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朦胧、混沌。这里，路照常好走，菜照样好买，事情照样好办。难怪内地的人总会匆匆赶来，来这里感受春光，来这里感受人间最美的纯洁大自然。

康定的春，是无忧无虑、十分快乐的。她没有内地那种春耕大忙，没有那种春之饥饿的春荒。这里，农民耕种还远着呢？一般要在农历的3月、至少要在公历的4月底以后才能开始。这里，农牧民已经没有公粮、税收、提留等负担，这里农民有的是国家的退耕还林还草的粮食供应，更不要说机关单位的人了。她们月月有财政给的工资收入。他们的生活其乐融融！他们的心情欢天喜地！

这里，连小孩读书的时间也比内地晚许多。内地一般大年十五一过就要去早早地开学。而这里人们都认为离国家规定的3月1号还早。难怪康定的孩子们每期要等着开学，不然，他们总会在百无聊赖中等着春雪下来，才好好在入学前打一个雪仗。

康定的春，过去是“正二三，雪封山”，可如今由于气候变暖，所以，大雪封山的景象已经十分少见。

康定的春，是与冬天和夏天的界限不很明显的春。这春不是很容易看见，也不一定能够用身体去捉摸到。她只能用你的心去理解、感受、体会。

愿康定的春，今后更加像一个春。

本报资料库图

在泸定，我看到红樱桃

◎ 谢臣仁

在泸定，我看到红樱桃
枕着大渡河的臂弯，迎风抽芽
倚着春天的门口开花
用甜蜜填满夏天的心房
在五月，次第熟透成
一个饱满的少女
满脸羞红，把农人的喜悦呢喃

这是泸定的红樱桃
从一个嫩芽到一朵小花
从一朵小花到一枚樱桃
有多少个日日夜夜
与土地恋爱，与阳光交欢
与汗水受孕，在枝头分娩
摇曳的甜美高擎季节的灯盏

这是红色泸定的红樱桃
注定让日子红红火火
注定与丰腴相亲相爱
当仰望高举过时光的峰巅
当前行的姿态不辜负流年
我看到红樱桃，让梦想
开花结果，蓬勃成火焰

用爱情的姿态描摹父亲

◎ 杜明权

用花香铺排我的视界
以月光构筑我的梦境
叩问父亲
需要多少个山野里
朝霞和落日的纯净与美好
才能解构你一个清浅的
黑白照片似的微笑

奔九的父亲
继续每天叫醒日头
并耐心安抚西山上最后一抹晚霞
在农事的轻风细雨中
收获岁月与满脸皱纹

白雪侵染父亲的须眉
而我花发已然丛生
静安的时光里
与父亲白头偕老

寻找水源

◎ 刘元鑫

距离那天去“加戈提”雪山寻找水源已经有些日子了，那双充满渴求的眼睛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出现，像是刻在了我的灵魂里，我将终生铭记。

知日玛二村，一个典型的高原牧区村寨，全村共有34户14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1户44人，贫困人口的比例超过了30%。知日玛二村是纯牧业村，说它是村寨，我都不知道恰不恰当，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让村里大部分牧民都分散在偏远的牧场，甚至都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定居点，“寨子”一说或许也就无从谈起。脱贫，我们首先要建起我们的家园！经县、乡、村三级科学决策，我们计划实施知日玛二村的整村搬迁，新村将建在加戈提，一个位于半山腰的“世外桃源”。今年3月初，我第一次去到这块神奇的土地。在勉强能够通行的土坯路上艰难跋涉了一个多小时后，我着实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雪山、牧场，云烟袅袅相互映衬的“人间仙境”，却也是仅有几户人家和一条土坯路的“百废待兴”。“这几户是我们去年提前实施搬迁的。”我们一行中的第一书记介绍说。“这条路也是去年才新开挖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其他工程建设能顺利实施，今年会进一步建设。目前这里还不通电、不通水。”他接着说到。那天，我们在“加戈提”整整呆了一天。

两天后，我第二次来到了加戈提，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县水务局的工作组，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上雪山寻找水源，采集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的基础数据，带领我们上山的是一个比较熟悉地形情况的村民，一个一米八高的壮小伙。步行上山的路上，他一直在围绕新村建设和我聊天，也谈到了他们过去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期望，谈得最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水。他说：“水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水，我们的生产生活都特别困难，也因为没有干净的饮水，搬迁过来的这几户有好几个人都生病了。”言语中充满了对安全饮水的渴望。是啊，水是生命之源，山可高、路可遥，生命之源不可缺啊。

接下来的找寻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地处高山，符合饮用的水源极少，找到的几处水源都因为水量太小等原因并不符合建设要求。眼看着一处处水源被否定，给我们带路的村民慢慢变得沉默起来，在水务局技术员否定又一处水源并对这里的建设条件提出质疑的刹那，我突然看见他眼睛里闪着泪光。他有点语无伦次地哀求，我们再去找找好吗，我小时候放牛见过有很大的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在那一刻我却深刻地感受到了他殷切的期望，那双闪着泪光的眼睛充满渴求，也充满坚定，像是会说话一样告诉我：一定要找到水源。一向谨小慎微的我，那一刻也突然变得很坚定，我告诉他，这个水源我们一定要找到，饮水工程我们也一定要建成！看着那双瞬间又充满惊喜和感激的眼神，我脑海中冒出一个坚定的信念：汗可洒、身可疲，誓问苍天借甘泉。

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寻找中，我们终于找到了两处比较符合条件的水源，采集完数据和水样后，尽管饥肠辘辘，我们依然谢绝了去他家吃饭的邀请，速速地返回了乡政府，我也没有再去观察他眼神中是怎样的一种惊喜，之前那个充满渴求的眼神已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的工作汇报会上，谈及此事，我想起了那个眼神，突然有点激动，鼻子酸酸的，“知日玛二村的安全饮水建设是脱贫攻坚的硬性任务，更是牧民群众的迫切需求。”感觉自己是带着哭腔说完这句话的。

新村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我想我们会将寻找水源时的那种坚定带到那些林林总总的扶贫工作中，关于知日玛二村脱贫摘帽，我们充满信心。

自由的独处

◎ 潘姝苗

每天行色匆匆，步履沉重，在尘世里忙碌，“慢”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我几乎无暇停住脚步去看一朵开得心动的花，无法对一本心仪的书投入专心致志的阅读。

午后阳光正暖，煮一壶茶，坐在阳台边读苏轼的诗词：“晨兴半炷茗香；午倦一方藤枕；开瓮勿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赏心十六事》平仄有声，像一朵香远益清的花，把古人优哉游哉的日子历历展现于眼前——行舟夜话濯足看山，闲行微笑闻钟吹箫，汲泉烹茶抚琴知音……此刻，时光穿越，恍若世外，此乐何极。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神自足、出类拔萃，才使其宁愿引退归隐。而今，人们所处的时代正由慢变快，网络寸步天涯，光影穿越时空，获得别人的认可，成为衡量自己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看《出彩中国人》青春励志，精彩又无奈。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是杜拉斯描述的《写作》。孤独好比写作一样，永远没有参照，它仿佛刚出世，独特得让人不可思议。

有多远的路呢？相见不得见，山一程水一程。有多久的思念？时间不依不饶，无始无终，不给我们答案。要么孤独，要么庸俗。生活是什么？是七天一周的轮回，还是四季更迭的流转；是衣食住行的循环，还是生老病死的牵绊。我们能够独坐寂寂一隅，看春花秋月，万物会逢，也可以行走千山万水，任凭静动相宜，天涯转眼咫尺。

叔本华认为：幸福莫过于能够自得其乐，感觉到万物皆备于我。他说：“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同时也是必然的。”有的孤独像高不可攀的艺术品，遥不可及，不能碰触。正如古代帝王称自己为“寡人”、“孤”、“朕”，既是显示尊严高贵，也在突现“只有一个”的差别。撇开阶级制度、等级命运不说，这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是让心寻觅到原初的、与自己本性相符的平和宁静。

不可否认，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野草

◎ 沙马鲁石

野草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也许从它一出土，它的命运就此注定。它很平凡，平凡得无人知道它从那里来？生在何处？但它是坚强的，它也有它的梦。有那么一株小草，它出土后的生意是美好的！对于它来说：至少它不像那些野草无人问津，风吹雨打。它的身边还是会有花朵的陪伴，孤独的时候，它还可以观赏前来起舞的蝴蝶。风起的时候，墙壁可以为它挡风。雨落的时候，它可以躲进那屋檐下面。这株小草本以为生活就是如此！它幻想着，眺望着远方。但生活给这株小草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那是一个夏天，一场洪水过后，曾经为它挡风的墙壁倒了。为它遮雨的屋檐塌了。它被卷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从此，它最不想要的生活还是来到了它身边。它以为它会就此消失了！它也希望自己能够消失，但和它一同被卷的那堵墙又给了它生命。只可惜它从一株小草变成了一棵野草。但它还是不相信前面的事实，因为它曾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的生活，幻想自己还可以变成一株能开花的小草。

它哭了！大地问它为何哭泣？它向大地说了它的一切经历。大地默默的说：孩子你就开心的在我身上生长吧！现在的你，虽然是棵野草。但是你也要有变成花朵的梦啊！小草！哦！不对！是野草再次眺望着远方。它终于接受了它是野草的身份，它开始承担了一棵野草所要承受的痛苦。但那堵曾经为它挡风的墙，融入大地，依然给着这棵野草关怀。好让它永远追求它自己的梦。这棵野草在大地的关怀，身边每棵大大小小的树的呵护中，坚强的生长。它相信终有一天，它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也许这棵野草抱怨过！不！它一定抱怨过，抱怨生活对它不公平。它也哭泣过，哭泣自己所遭遇的生活。但它的心对它说：抱怨和哭泣只会让你更堕落，你要变得坚强。这棵野草，有时候感觉自己也是幸福的。因此，它依然在追梦。

渐渐的，它开始懂得了感恩，它知道了，不仅仅要追梦，还要懂得感谢曾帮助过它的每棵树，每片地，那怕它们的关心微不足道，但也要懂得感恩。这棵野草不再抱怨生活，不再为生活哭泣。现在的它，感谢命运给它安排的一切。让它知道了世间的人情世故，懂得了，其实，生活是美好的。这棵野草，每到春天来临，它就会点缀着大地。虽然它没有鲜花那样美丽多姿，不像大树那要高峻挺拔。但它依然努力的给大地，给身边的一切带去它的舞姿。

成长过程中，也许你是花朵，也许你是小草，毕竟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更为甚者，也许你只是一棵野草。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梦，而且去努力实现你的梦。也不要抱怨生活，生活就是这样，人的一生不可能顺利一路。也不要去哭泣生活，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好的人，好的事。他们会在你身边陪伴你去追梦。在你失败的时候，他们虽然很失望。但他们还是会笑着说：没事，路还很长。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过去的已过去，我们还是要往前方走。人生之路，不要在意自己的家庭，而是要学会感恩。追梦的过程中，感谢他人也是不能忘的。也许曾经的你，是一棵野草，但不要失望，现在并不代表你的未来。相信自己，梦终会实现的。记住，野草都有梦，我们怎能没有梦呢？